

亞洲的新紀元

青島



黃 鋼 著

亞洲的新紀元

4480

亞洲的新紀元

一個新聞記者的時事評述：“一年的回顧”

黃 鋼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亞洲的新紀元

黃 鋼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順 條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書號：(184) 字數：43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2\frac{7}{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5000

定價(6) 0.26元

內 容 說 明

這是作者新近寫的一本長篇文藝性的政論。全文分作五部分：今日世界一瞥、從十月到十月、從冬天到春天、從中國看美國、新紀元的明天。共約四萬字。

這篇作品，也可以說是從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角度觀察一九五四年時事發展的一篇綜合述評。作者用生動銳利的文字，簡潔地概括和報道了這一年中的重要國際動態，特別是關於亞洲的情況。作品中，熱情的歌頌了蘇聯為全人類的和平事業所作的努力；也通過幾個外國來華訪問團的實際觀感，道出這幾年來新中國的驚人的偉大成就。與此同時，還報道了亞洲許多國家之間所進行的和平活動及發展中的新的友誼。在不少篇幅中，作者又用諷刺和辛辣的筆調回答了美帝國主義者的戰爭挑釁，宣揚了和平人類戰勝這種挑釁的堅強信心。

目 次

一、今日世界一瞥.....	2
二、從十月到十月.....	15
三、從冬天到春天.....	31
四、從中國看美國.....	42
五、新紀元的明天.....	58

亞洲在黎明……可以不可以說

今天草原在回春，連泥沙

也站得很挺？

……啊，再生的中國，

閃爍的火燄普照亞細亞的心。

〔委內瑞拉〕卡·奧·利昂——

詩集：“和平之歌”

一 今日世界一瞥

春天早就來到了亞洲。

每年除夕日的午夜，莫斯科電台傳出了克里姆林宮斯巴斯基高塔上的十二下鐘聲，報告了新年的來臨。全世界都能聽得見莫斯科的聲音。這是和平的節奏。是幸福的鐘聲。莫斯科是二十世紀人類理想與嚮望的中心。

通過元旦的無線電廣播，從亞洲的西北部，飄送來克里姆林宮裏新年樅樹聯歡節的歌舞音樂；在那裏，千百名莫斯科的青年兒童們，正在著名的多陵宮和格奧爾斯基耶夫斯基大廳中央，參加化裝舞會；每個孩子，都在那鑲滿了十五世紀俄羅斯壁畫的宮殿內，得到許多美麗的新年禮品；在那裏，著名的蘇聯演員扮成了白雪公主和冰雪老人，演員們手拿着的旗幟上，寫着：“和平！”

就在這一個除夕日，新中國各大城市百貨公司的兒童玩具部，顧客們都擠得水洩不通；在我國最大的一個百貨商店——國營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裏，男女工人們抱着他們年幼的子女，在挑選彩色的玩具；據這裏統計：五

歲上下的男孩子喜歡用獨輪小木車、小木鏟、作植樹築路的遊戲，再大一些的孩子，他們喜歡用大型建築積木，來搭成各式各樣莊重的建築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氣氛，瀰漫到我們和平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同在這一個時候，在西德——在那審判過二次世界大戰戰犯的紐倫堡市，和平運動的遊行示威者，向市街上的行人，分發這樣的傳單：要求作父母的人在新年不要把“戰爭玩具”送給孩子們；青年們在遊行的旗幟上寫道：“誰願意當兵？——我們不願意！”這就是西德人民真正的聲音。

當新年的腳步聲走近了法國，當聖誕節前一天的黎明帶着它青灰色的光芒，刺進了巴黎波旁宮國民議會走廊上的時候，法國國會議員們，曾一度以否決性的投票表決，拒絕了送給德國人民一件“不好的‘聖誕節禮物’”——這是法國廣泛階層人民反對批准巴黎協定、反對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運動、意志與力量的表現。當法國議會議長這天公佈這次否決性的表決結果時，追隨美國戰爭政策並接受華盛頓指示的法國前總理孟戴斯—弗朗斯，頓時面色慘白；……到這天夜晚，他還向法國人民宣佈：他在這法蘭西共和國的歷史關頭，仍舊要做出一個“很殘酷的決定來”；他在這篇偽善的聖誕賀詞中，希望“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再受飢餓、寒冷或感到恐懼，每一個人將能够太平地生活在他們有權利保有的家庭中。”但當孟戴斯—弗朗斯作這廣播演說時，在全法國却有七百萬人沒有永

久性的住所或住在茅棚裏面，以致去年春季寒流下降到西歐時，有不少缺乏居房的法國老人和小孩，凍死和餓死在他們露宿的街頭、橋下或是教堂的門口……

在前一個聖誕節，法國郵電運輸工人爲了反對政府的反動政策曾經舉行過罷工，因此，郵局裏積壓過幾百萬份聖誕包裹不得投送，上千上萬法國孩子收不到預期的聖誕禮物——這就是拒絕改善人民物質生活與社會福利、出賣法國民族利益的法國政府當局，對於孩子們的“聖誕祝賀”。

還在一九五三年底，路透社在倫敦電訊中綜述到西方各國形勢時，曾說過這些西方國家進入一九五四年時，“無論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前途都有風暴的信號。”這方面事實的發展，符合了路透社這種憂愁的聲調。

一九五四年春天，四月十八日，倫敦著名的“杜莎夫人蠟像陳列館”裏突然跑進來一位莽撞的英國公民——他的名字叫布利頓，三十二歲，職業是藝術家——他手裏舞動着釘錘，憤怒地打斷了邱吉爾首相等等幾位英國高級官員的蠟像；倫敦的報紙登載道：這位藝術家不滿意於英國的文盲衆多，因此才有了這種“抗議性”的舉動；結果他被判處了五個月監禁；輿論早已揭露道：“邱吉爾在向兒童宣戰！”——原來保守黨一方面奉行着“槍砲至上”的政策：減縮了全國教育經費、下令停頓了全國一切校舍的建築，但另外却在全國麵包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三十八、奶油價格上漲百分之六十六的人民生活困苦年頭，英國官

方倒沒有忘記在英國本土上爲美國的戰略空軍去修築原子轟炸的出發基地。

看來，布利頓先生憤怒的抗議舉動是有些道理的，雖然他對於邱吉爾先生奉行至今的“血、汗、淚”政策的反擊，僅僅只是具有着一種象徵性的形式，只是表現出一種藝術家的風度。早在一九四〇年時，邱吉爾曾經說道，他當政期間所給予英國人民的，“除了‘血、汗、淚’之外，不可能有別的東西”；他當時“需要英國人民更加束緊褲帶”，並要求至少給他三年時間，“然後人們方能公平地判斷我們究竟把事情做好還是做壞”。現在，十五個年頭已經過去了，人們要想從那個竭力追隨美國侵略政策的英國內閣政績上做出判斷，並不是件難事。邱吉爾先生的塑像在“杜莎夫人蠟像陳列館”中的新近遭遇，就能夠很好地說明英國人民對他的公正判斷。

一九五四年的開始，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先知和算命人，也曾經——像任何一個新年頭的開始一樣——發表過他們的新年預言。從他們感傷性的低音齊唱中，很容易地聽出一種非常悲觀的調子。即使是經過他們自己的分析，也只能是給他們自己描繪出一幅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情況黯淡的圖畫。

一九五三年年底，有三百個美國資產階級御用的經濟學者，在華盛頓開會討論，他們之中的多數人認爲：美國的企業蕭條在一九五四年將達全年之久；只是他們都一致矯飾地認爲美國的這種蕭條，不過是經歷着一種“正

常的衰退”，因此，這些壟斷資本的辯護人便一致用掩飾性的口吻歸結道：這種現象“沒有什麼足以大驚小怪的。”

的確用不着奇怪——誰能夠抵抗社會發展的規律呢？——新近過去的一年，是美帝國主義經濟進一步混亂的一年：美國的商業活動衰落，存貨與企業破產的數字增加，解僱工人的現象不斷發生，催帳公司十分忙碌，人民生活繼續惡化，經濟危機的烏雲，逐漸迫近了華爾街陰暗的屋簷。在這一年之初，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指望三月這一個通常的“旺月”迅速到來，他幻想着或有那種季節性的回升也許可能會制止或緩延美國經濟的衰頹；三月份到來了，美國失業人數却增加到四年來的最高數字，工商業行家根據購買力並不會轉旺的不景氣現象，說這是一個對他們“姍姍遲來的春季”；美國的經濟學家和企業領袖們都發出嘆息，說他們再也難得看見經濟復甦的大好辰光，再也難得看見“像花一樣開放的春天的跡象”了……真的，春季是再也不願意去拜望美國了。

這就是美國“春季”到來後的典型的信息：一九五四年初，華盛頓有消息說，美國稅務當局爲了加倍提高稅收效率，他們規定從一九五四年初起就開始分送所得稅的樣本，發到各個中等學校，好讓全國青年學生們及早知道，將來進社會後，怎樣能迅速、溫順、而又是準確地給政府填寫稅單、繳納稅款，以便於好戰的當權者用美國納稅人的賦稅，去囤積原子彈和氫彈武器；因此，在春季的廣播和電視節目的演說中，人們就可以看見美國總統向那

些負擔沉重的全國聽衆們伸出了長長的雙手——他直截了當地說道：“我的美國朋友們，一個不聰明的減稅者，並不是納稅者真正的朋友。”自從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爾任總統後，美國納稅人付出的稅款，等於他購買食物所花的錢的兩倍，這表現出艾森豪威爾政府感興趣的事情：正是爲了壟斷資本的戰爭利潤，首先就要削減美國公民手中的麵包，並從那上面抹去黃油。

一九五四年春季，全世界最大的港口——紐約港口，又一次地癱瘓了。春季罷工使紐約港的工作幾乎完全停頓。由於罷工，許多船隻都不能開入紐約而開往巴爾的摩、費城及美國東海岸其它的港口；由於罷工，數千百艘煙囪上蒙上了防雨布的輪船只好靜靜地在碼頭邊拋下了鐵錨；由於罷工，船塢中已經長起了雜草，鋸木廠的電鋸再也不歌唱了，碼頭上散坐着罷工的、以及新近被開革的衣衫單薄的紐約市工人——他們往日曾不得不在風霜雨雪中排隊等候着工作！而即使是輪上工作的人，他們的工資向來也不够一家人勉強糊口，因爲普通工人的收入，有三分之一都要被政府的捐稅所吞沒了。

就在這樣的時候，就在這春雨紛飛、滿目淒涼的時分，你假如是一個被美國的麥卡倫移民法案或其它反動法案關閉進監獄的客人，那麼，你，仍舊可以通過紐約港口監獄的鐵窗，看見那高舉着火炬歡迎旅行者進入紐約港的自由神像——這一位青銅婦人的巨大雕像，是站立在紐約港口監獄鐵窗外的別德洛島上；在這“自由女神”

的基石座上，刻着如今看來已經變成了對法西斯美國的強烈嘲諷與對照的話：

“古老的土地，守住你的神話般的繁華吧！”

用她那靜默的嘴唇，她呼喊著，

“讓那些疲憊的，貧困的，

渴望自由地呼吸的擁擠的人們

到我這裏來吧！

他們都是熙攘的岸上的可憐的

被遺棄者啊！

讓這些無家可歸的、顛沛流離的人們

到我這裏來吧！

我在金色的門旁，舉起了我的燈。”

這是一八八六年法國獻給紐約港的雕像。雕像上刻着上面這樣動人詩句的作者愛瑪·拉查魯斯，絕想不到在近七十年之後，美國要把一個復活德國殺人軍隊的武裝西德計劃，強加在法國和西歐人民的身上。……

看吧，這兒再沒有了那種神話般的“繁華”！哪怕是在那軍事工業中心底律特城——在那兒，車間裏蒸發着硫磺氣味、空氣裏飛騰着微小的金屬細粒，機器不停地吼叫，傳送帶日以繼夜地向前轉動——但是，雪弗萊汽車推銷公司還是在這個城市裏舉行了焚燒舊汽車的“葬禮”，來送別了一九五四年。①……

繁華消失了！不論是在那出產煤和鋼的賓夕法尼亞地區，或者是有着新工業工廠的美國南部，都出現了一片失業人數飛速增長的“危急地區”。②美國報紙越來越頻繁地用“幻影城市”這種頹廢而不愉快的名詞，來形容美國全國城市生活的變化：一年以前，這些城市還很熱鬧，它們的公民還有工可做，而現在——“衰敗”、蕭條、找不到職業的謀生者，收拾起破爛的行囊，開始在全國流浪……

看吧，今天美國的軍隊，佔據了全世界中四十九個國家的領土、島嶼和港口，向全球伸展了軍事基地的羅網——再沒有了那種經營自己古老土地的樸素的願望！

“美國之音”成為它好戰的唇舌。華盛頓白宮制壓着國內人民的呼叫。

疲憊的、貧困的、擁擠的有色人種，被三K黨人綁殺在私刑架上；美國所有的納稅人，都成了被美國富翁集團剝削的人料——都成了熙攘的岸上的被遺棄者……

雖然自由女神今天還是用她那冰冷的臉孔、面對着蒼茫的海洋（好像她沒有聽到過五角大樓關於原子戰爭

① 這一種把賣不出去的汽車堆起來焚燒的反常景象，叫人預感到是美國經濟危機爆發前的不祥之兆；這種景象在三十年代曾經有過的——在那次美國經濟破產時，銀行家從華爾街的窗口跳出去，失業者餓斃在大馬路上，而農場裏無人購買的牛奶幾乎可以匯集成河流，泛起了乳白色的泡沫……

② 根據美國官方大大縮小了的數字，一九五四年這種大量失業的“危急地區”有五十九處；全國失業人口已有五百萬，半就業人口有一千萬。

的詭詐)，但是，人們早已不把她手裏的火炬，當作爲守望美利堅門戶的明燈……

這只是因爲呀，美國的統治者，現在所醉心的——用杜勒斯慣用的詞彙來講吧——恰恰只是以那“鋼鐵的閃光”，替代了“自由的火炬”，用分裂世界的圖謀，在準備着新的、毀滅性的戰爭……

這就是今天美國的概貌。

晦暗的濃霧，在除夕日的早晚，還是籠罩着紐約港口的高大建築物；混濁的船泊處的波濤，同任何時候一樣，單調地拍打着紐約港的岸邊；濛濛的細雨，又一次地浸濕了失業者沉重的肩頭……可是，就在這樣的時候，一九五五年元旦日的清晨，從大西洋的那邊，從太陽升起的東方海岸那邊，傳過來克里姆林宮的鐘聲與問好的聲音：

“我向美國人民致衷心的問候，並祝賀他們新年快樂。”

這是馬林科夫同志在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時對“電訊通訊社”華盛頓分社社長問題的答覆。

“發展和鞏固美利堅合衆國和蘇聯兩國人民之間友誼的基礎是存在着的。我確信美國人民將對鞏固國際和平的偉大而崇高的事業作出他們的有價值的貢獻。”

全美國、全美洲的人民，都會聽得見這種聲音，聽得見這種友好的祝願。

在美國南部黑人種植園裏的奴隸，在非洲北部反抗殖民暴君的黑人弟兄們，都會聽見這樣的祝願：

“我向各個國家正直的普通人祝賀新年！願新的一年是全人類爭取國際持久和平、爭取全人類的幸福的鬥爭取得更大成就的一年！”

這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的新年演說。

“祝各位新年快樂！”

在南非洲約翰內斯堡附近金礦場的非洲工人們，他們會聽見這種善意的祝願。雖然他們是住在集中營裏，但是，殖民主義者的電網，阻擋不住他們的視線。

在怯尼亞森林區的盡頭，戰鬥者組成的隊伍，會排着隊，來到烈士們的墳前；他們正在為粉碎自己手上鐐銬而犧牲的勇士們，獻上花圈。他們會聽得見那種祝他們幸福的真誠的祝願。從遙遠的東方送過來的祝願。

安息呀，對抗殖民主義者手中刀劍的烈士，安息吧，那些在生前受到鎮壓、監禁和新近在聖誕節日的夜晚遭到槍斃的阿爾及利亞的弟兄呵，請接受我們遙遠的朋友的悼念。我們知道，使你們致死的唯一的“過失”，就是你們在決心維護自己生活的權利；你們的後繼者正在繼續地為維護自己國家的命運而鬥爭。

就在這蘊藏着黃金、鑽石、石油、汽油、鈾、錫等等地下富源，和盛產棉花、木材和熱帶果木的非洲，我們可以在黑人和棕色弟兄們的新年聚會上，聽見這一齣英勇剛強的“羅伯遜的歌”：

解放的歌曲——誰能叫人不唱？
自由的精神——誰能把它監禁？
一個民族的團結——什麼力量能把它壓得下去？
公民的權利——什麼自相矛盾的謊言能騙過我們？
啊，美國和南非的兄弟姊妹們呀，我們
一定會獲得自由！

這樣雄壯的歌聲，會穿過茂密的棕櫚樹的行列，會穿過沙漠上刑場的絞架，來到那所有中東與近東的、為爭取民族獨立與自決權而蒙受災難的人民那裏。……會來到卡薩布蘭卡，在那裏，要求摩洛哥獨立而進入到遊行示威隊伍的碼頭工人，早就不畏懼警察的棍棒和自來水管的噴射，他們也在呼應着這種鼓舞他們的歌聲。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蘭市，在編織着波斯地氈的陰暗的作坊裏，走路還不太穩的、只不過是四、五歲的小女孩子，跟隨着她們的父母，被迫地加入了龐大的飢餓的被殘酷剝削的伊朗手工業工人的隊列……

“祝各位新年快樂！”

這一些衣衫破爛的、形容消瘦的小女孩子，聽不見這種祝願。她們從來還不知道什麼叫做快樂。她們被關閉在不通空氣、半黑暗的工作間裏，彎着腰，強睜着她們因為飢餓和疲倦而黯淡無光的眼睛，呼吸着帶羊毛的灰塵，蹲踞着，吃力地，一針一針地織下去，用她們的血液，編織出華麗地氈上的花紋。是的，這就是舉世聞名的裝飾着